

陈忠实 精品小说集



人说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颗星。一个人占着一颗星，一颗星就在天上注册着一个人。一颗星落了，那是老天爷从他的天注册簿上把一个人抹掉了，地上的那个人也就死了。四妹子抬头瞅瞅天空，哪颗星是她的呢？无法辨认，谁也无法帮助她确认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星。不过，小时候听大人说过，人大了星也就大了亮了，人小了星也就小了暗了……令人心里窝气的是，老公公和婆婆在背地里称她为扫帚星，那是一颗带着晦气的令人寸天又令人毛骨悚然的灾星！

陈忠实精品小说集

四妹子

陈忠实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陈忠实精品小说集

四妹子

陈忠实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妹子 / 陈忠实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6.7

(陈忠实精品小说集)

ISBN 978-7-5513-0959-2

I. ①四…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9589号

四妹子 陈忠实精品小说集

SIMEIZI CHENZHONGSHI JINGPIN XIAOSHUOJI

作 者 陈忠实

责任编辑 闫 璞 马凤霞

整体设计 张洪海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959-2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目 录

四妹子·····	(1)
康家小院·····	(127)
最后一次收获·····	(191)
田园·····	(259)
回首往事·····	(273)
丁字路口·····	(285)
枣林曲·····	(300)
初夏时节·····	(313)
珍珠·····	(326)
轱辘子客·····	(339)

四妹子

1

从延安发往西安的长途汽车黎明时分开出了车站的铁栅大门。四妹子额头贴着落了一层黄土尘屑的窗玻璃，最后看了一眼送她出远门上路的大大和妈妈——妈跟着车跑着哭着喊着叮嘱的话，大大也笨拙地跑了几步，用袖头擦着眼泪——脑子里却浮现出妈给她从尻子里掏屎的情景。

妈把碾过小米的谷糠再用石磨磨细，就成了暗黄色的糠面，跟生长谷子的黄土的颜色一模一样。妈给糠面里掺上水，拍拍捏捏，弄成圆圆的饼子，在锅里烙熟的时候，四妹子趴在锅台上就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味。待她把糠面饼咬到嘴里，那股香味就全然消失了，像嚼着一口细沙子，越嚼越散，越嚼越多，怎么也咽不下去。妈就耐心地教给她吃糠饼子的要领：要咬小小一点儿，慢慢地嚼，

等口里的唾液将糠面泡软了，再猛一咽。她一试，果然咽得顺当了，尽管免不了还是要伸一伸脖子。糠饼子难吃难咽倒也罢了，顶糟的是吃下去拉不出来，憋得人眼发直，脸红青筋暴突，还是拉不下来。拉屎成了人无法克服的困难，无法卸除的负担，无法解脱的痛苦。无奈，她只好撅起屁股，让妈用一只带把儿的铁丝环一粒一粒掏出来，像羊羔子拉出的小粪粒。

妈妈一边给她掏着，一边叮嘱她，糠饼子一次不能吃得太多，多了就塞住了，而且一定要就着酸菜吃，酸菜性凉下火。她不相信，既然妈能教给她合理吃糠的办法，妈自己为啥还要大给她掏屎呢？有一次，在窑洞旁侧的茅房里，她看见妈撅着白光光的屁股，双手撑着地，大头嘴里叼着烟袋，捏着那只带把儿的铁丝环，一边掏着，一边说着什么怪话，逗得妈哭笑不得，狠声咒骂着大大。大大一看见她，忽地沉下脸，厉害地呵斥她立马滚远。又有一回，她又看见妈给大掏屎的场面，大的架势很笨，双手撑在地上，光脑袋顶着茅房矮墙上的石头，撅着黑乎乎的屁股，大声呻吟着。她已经懂得不该看大人的这种动作，未及妈发现，就悄悄躲开了。

小时候让妈给她掏屎倒也罢了，她甚至觉得妈那双手掌抚摸着屁股蛋儿时有一种异常温暖的感觉，及至她开始懂得害羞的时候，就在母亲面前脱不下裤子来了。她找到邻居娥娥姐姐，俩人躲到山旮旯里，让娥娥姐给她帮忙。娥娥姐也有需要她帮忙的时候。

公共汽车在山谷中疾驰。四妹子一眼就能看出，车上的乘客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穿戴干净的公家人，一种是本地庄稼人。倒不完全是服装的差异，也有几个穿四个兜干部装的农村小伙子，但四妹子一眼就可以辨出也是吃糠的角色。那些干部或者工人，总

之是公家人的那一类乘客，似乎比庄稼人这一类乘客消化能力强，从一开车不久，这类人就开始嚼食，有的嚼点心、蛋糕、面包，有的啃苹果、梨，嚼着啃着还嘟哝着不满意的话——延安点心没有油，是干面烧饼啦，延安的蛋糕简直比石头还硬啦……那些和四妹子一样的庄稼汉乘客，似乎都吃得过饱，吃得太满意，不嚼食也不埋怨，只是掂着旱烟袋，吐出呛人的烟雾。

四妹子自然归属不嚼不怨的这一类。看别人吃东西是不体面的，听别人嚼蛋糕（尽管硬似石头）和苹果的声音却是一种痛苦，再听那些嘟嘟哝哝的埋怨的话简直要愤怒了，她就把眼睛移向窗玻璃。秃山荒梁闪过去，大树闪过去，贴在地皮上的黑羊白羊也闪过去了。

她能记得的头一件事是替妈抱娃娃。娃娃总是抱不完，刚抱得弟弟会跑了，妈又把一个妹妹塞到她手里；她刚教得妹妹会挪步，炕上又有一个猴娃娃哭出声来了，等着她再抱。生长在农民家里的老大，尤其是女孩子，谁能逃得了替妈妈抱弟弟妹妹的活儿呢？当妹妹能抱更小的弟弟的时候，大把一只小背篓套在她的肩膀上，装上粪上山，装着谷穗下山。晚上躺在炕上，肩膀疼得睡不着。妈说，时间长了就好了。背了两年，她的肩膀还是疼。大说，背过十年二十年就不疼了，并且亮出自己的肩膀给四妹子看。四妹子一看，大的两边肩膀上，隆起拳头大两个黑疙瘩，用手一摸，比石头还硬。大说，只有让背篓的套环勒出这两块死肉疙瘩来，才能背起二百多斤重的粪上山。四妹子很害怕，肩膀上要是长出那样两个又黑又丑的死肉疙瘩真是难看死了。

她的贴身同座是一位中年女人，属于爱嚼的那一类，特别爱说

话，不停地询问四妹子是哪个县哪个公社哪个村的人，又问她到西安去做什么。问得四妹子心里发怵了：会不会是派出所穿便衣的警察呢？她只说到西安找亲戚，再就缄默不语了。

在她背着妹妹在小学校里念五年级那年，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的跛子，说一口可笑的外乡话，第二天就带着二姑走了。妈叫她把跛子叫姑夫。她瞧不起那个跛子，凭那熊样就把可亲可爱的二姑带走了。她也瞧不起二姑了，再嫁不下什么人，偏偏就要嫁给那个一条腿高一条腿低的跛子吗？这年春节前，跛子姑夫来了，带来了满满三袋白面。四妹子平生第一次给肚子里装满了又细又韧的面条，带着跛子姑夫满山满沟去逛，再也不叫跛子了，而是亲热地叫“姑夫”。姑夫告诉她，他们那儿一马平川，骑自行车跑两三天也跑不到头，平川里净产麦子，麦秆儿长得齐脖高，麦穗一拃长，一年四季全吃麦子，半拃厚的锅盔，二尺长的宽面条，算是平常饭食。左邻右舍那些曾经讥笑二姑嫁了个跛子的婆姨们，纷纷串到窑里来，求妈给二姑捎话，让二姑在一年净吃麦子的关中平原给她们的女子找个婆家，跛子也成，地主富农成分也成。即使是两条长腿的贫农后生能咋？还不是伸长脖子咽糠，撅着尻子让人掏屎？四妹子十八九岁了，现在搭乘汽车到西安，二姑和跛子姑夫在西安的汽车站接她，然后再转乘汽车，到二姑家住的名叫杨家斜的村子去，由二姑给她在那儿的什么村子找一个婆家……这样一个卑微的目的，四妹子怎么好意思开口告诉同座那位毫不相干的中年女干部呢？

同座的女干部不仅爱嚼食，而且爱嚼舌，听口音倒是延安本地人。她说她离开延安二十几年了，想延安呀，梦延安呀，总是没机会回来看一看。这次回来，真是重新温习了革命传统，一辈子也忘

不了。四妹子却听得迷迷糊糊，不知这位女干部何以会有这样奇怪的心情。四妹子知道，单她们刘家峁百十户人家中，现在在外做县长以上官儿的人就有三十多个。他们回到刘家峁的时候，也说着和这位女干部类似的话。四妹子却想，如果现在让他们吃糠饼子，撅着尻子让旁人给掏屎，他们肯定不会……

车过铜川以后，四妹子猛然惊叫一声——呀！在她跟前，豁然展开一个广阔无际的原野，麦苗返青，桃花缀红，杨柳泛绿……这就是跛子姑夫吹嘘的那个一年四季净吃麦子的关中平原吗？呀——麦苗多稠！呀——村庄多大！呀——多高的瓦房！唔！老家那些沿着崖畔排列的一孔孔土窑，在这平川地带连个影子也寻不到了……

2

四妹子在杨家斜二姑家住下来，没出半月，相继有四家托人来提亲。

对每一位跨进门槛来提亲说媒的男人或女人，二姑一律都笑脸迎接，热情招呼，款款地探问男方的家庭成分、兄弟多少、住房宽窄、身体状况，结果却没有一家中意的。四家提亲的对象中，一户地主，一户富农，成分太高，另两户倒好，都是目下农村里最吃香的贫农成分，可其中一个单眼儿，一只眼蒙着萝卜花。对前三户有着无法掩饰的缺陷的家庭，二姑当面对媒人回答清楚，不留把柄儿，然而谢绝的语言是婉转的，态度十分诚恳。结亲不成人情在，用不着犯恼。第四户人家是贫农，又是独子，男娃也没有什么大缺陷，二姑动心了，专门出去到一位亲戚家打问了一下，才知那男娃

是个傻子，人叫“二百五”，小时得过脑膜炎。二姑回到家，当下就恼了，当着跛子姑夫的面发泄恶气：“尽给俺侄女介绍些啥货呀！地主富农，瞎子瓜子，乌龟王八猴的货嘛！俺侄女这回寻不下好对象，就不嫁……”

听到这些候选者的情况，四妹子难过地哭了——太辱贱人了！二姑转过脸，换了口气，安慰四妹子说，物离乡贵，人离乡贱哪！要不是图杨家斜村一年有夏秋两料收成，她才不愿意嫁给跛子姑夫做媳妇呢！跛子姑夫咂着旱烟袋，听着二姑毫不避讳地奚落他的话，也不恼，反而在喉咙里冒出得意的哼哼唧唧的笑声，斜眼瞅着二姑笑着。那意思很明显，说啥难听话也没关系，反正是两口子了。

二姑告诉四妹子，关中这地方跟陕北山区的风俗习惯不一样，人都不愿意娶个操外乡口音的儿媳妇，也不愿意把女子嫁给一个外乡外省人，人说的关中十大怪里有一怪就是：大姑娘嫁人不对外。近年间乡村里运动接连不断，无论啥运动一开火，先把地主富农拉上台子斗一场。这样一来，地主富农家的娃子就难得找下媳妇了。谁家姑娘爱受那个窝囊气呀？高成分的子弟在当地寻不下媳妇，也不管乡俗了，胡乱从河南、四川、甘肃以及本省的陕北、陕南山区找那些缺粮吃的女人。这些地方的姑娘不择成分，甚至不管男方有无明显生理缺陷，只图关中这块风水宝地。四妹子听着，心里就觉得渗入一股冷气，难怪给她提亲说媒的四家，不是高成分，就是人有缺陷。既然关中这地方的人有这样的风俗，她最后的落脚怕是也难得如意。想到这儿，四妹子低头伤心了。

二姑说，事情也不是死板一块，需得慢慢来。二姑表示决心

说，反正绝不能把侄女随便推进那些地主富农家的火坑，也不能撵给那些缺胳膊少眼睛的残疾人。有二姑做靠山，有吃有住，侄女尽可放心住下去，直到找下一个满意的主儿。跛子姑夫也立即表态，表示他绝不怕四妹子夺了口粮，大方地说：“甬急！忙和尚赶不下好道场。这事就由你二姑给你办，没麻达！你在咱屋就跟在老家屋里一样，随随便便，咱们要紧亲戚，跟一家人一样，甬拘束……”姑夫倒是诚心实意，四妹子觉得二姑嫁的这个人，虽然腿脚不便，心肠倒还是蛮好的。

此后，又过了十来天，居然没有谁再来提亲。二姑说，村里已经传开，新来的四妹子眼头高，不嫁有麻达的人。甚至有人说，四妹子不但地主富农成分的人不嫁，条件不好、模样不俊的贫农后生也不嫁。这显然是以讹传讹，歪曲了二姑和四妹子的本意。二姑倒不在乎，说这样也好，免得那些乌龟王八猴的人再来攀亲，也让村里人知道，陕北山区的女子不是贱价卖的！四妹子心里却想，再这样仨月半年拖下去，自己寻不下个主家，长期在二姑家白吃静等，即使跛子姑夫不厌弃，自个儿也不好受。口粮按人头分，虽然关中产粮食，也有标准定量。她却苦于说不出口。

焦急的等待中，第五个媒人走进门楼来了。

连阴雨下了三天，滴滴答答还不停歇。四妹子正跟二姑在小灶房里搭手做饭，跟二姑学着用擀面杖擀面，有人在院子里喊跛子姑夫。二姑探身从窗口一看，就跑出灶房，笑着说：“刘叔，你来咧，快坐屋里。”随之就带着那人朝上房走去。四妹子低头擀面，预感到又是一个说媒的人来到，心就咚咚咚跳起来，那擀杖也愈加不好使。在陕北老家，虽然有个擀面杖，却长年闲置着。哪里有白面擀

呀？过年过节，弄得一点儿白面，妈怕她糟践了，总是亲手擀成面条。现在，二姑教她擀面，说将来嫁给某一户人家，不会擀面是要遭人耻笑的。关中人吃面条的花样真多，干面、汤面、柳叶面、臊子面、方块面、雀舌头面、旗花面、麻食子、碱面、饸饹面、棍棍面……

四妹子擀好了面，又坐到灶下点火拉风箱，耳朵不由得支棱着，听着从上房里传来的不大清楚的谈话声，耳根阵阵发烧，脸蛋儿阵阵发热，心儿咚咚咚跳，浑身都热燥燥的了。

“四妹，你来一下！”

四妹子脑子里“嗡”的一声，手脚慌乱了。往常有媒人来，都是二姑接来送走，过后才把情况说给侄女。今日把她喊到当面，多难为情！她拉着风箱，说：“锅就要开了——”

“放下！”二姑说，“等会儿再烧！”

她从灶下站起来，走出小灶房的门，拍打拍打襟前落下的柴灰，走进了上房里屋，不由得低下头，靠在炕边上。

二姑说：“这是冯家滩的刘叔，费心劳神给你瞅下个对象，泥里水里跑来……你听刘叔把那娃的情况说一下，你自个儿的事，你自个儿掂量，姑不包办……”

“我把那娃的情况给你姑说详尽了，让你姑等会儿给你细细说去，我不说了。”刘叔在桌子旁边说，口气嘎嘣干脆，“这是那娃的相片，你先看看是光脸还是麻子。”

四妹子略一抬头，才看见了刘叔的脸孔，不由得一惊：这人的模样长得好怪，长长的梆子脸，一双红溜溜的红边烂眼，不住地眨着，给人一种极不可靠的感觉。那不停地眨眨着的红眼里，尽是

诡秘。她急忙低下头。

二姑把一张相片塞到她手里：“你看看——”

四妹子的手里像捏着一块燃烧着的炭，眼睛也花了。她低头看看那照片：模样不难看，似乎还在笑着，五官尚端正，两条胳膊有点儿局促地垂在两边，两条腿一样长，不是跛子……她不敢再细看，就把那相片送到二姑手里。

“等我走了，再细细地看去！”刘叔笑着说，“就是这娃，就是这个家当，你们全家好好商量一下，隔三两天，给我一句回话。愿意了，咱们再说见面的事；不愿意了，拉倒不提，谁也不强逼谁。大叔我说媒，全是按新婚姻法办事，讲究自由性……”

“好，刘叔，我跟娃商量一下，立马给你回话。”二姑干脆地说，“不让您老久等。”

“那好，把咱娃的相片给我一张。”刘叔说，“也得让人家男方一家看看……”

哎呀！四妹子居然没有单人全身的相片。二姑哀叹自己太马虎了，四妹子来了一个多月了，竟然忘记了准备一张全身单人照片。叹息中，二姑忽然一拍手，记起来去年她回娘家时和哥哥嫂嫂以及四妹子照的全家团圆的相片来，问媒人能行不能行。

“行行行！”刘叔说，“只要能看清楚都成！”

二姑迅即从厦房里的镜框中掏出相片，交给刘叔。四妹子很想看看这张相片，又不好意思再从刘叔手里要过来，记得自个儿傻乎乎地站在母亲旁边，笑得露出了门牙……

刘红眼吃了饭，又踩着泥水走了。

二姑这才告诉她，刘叔说的这门亲事，是下河沿吕家堡的吕克

俭家的老三。家庭成分是上中农，兄弟三个，老大教书，老二是农民，有点儿木工手艺，老三今年二十二三岁，农民。

姑婆这阵儿插言说：“吕家堡的吕老八呀，那是有名的好家好户，人也本分。”

四妹子想听听二姑的意见。二姑说：“上中农成分，高是高了点儿，在农村不是依靠对象（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斗争地主富农），也不是斗争对象，不好也不坏，只要不挨斗争也就没啥好计较的了。反正，咱们也不指望好成分吃饭。这个娃嘛！从相片上看，也不难看，身体也壮实，农业社就凭壮实身体挣工分。你看咋样？”

四妹子已经听出话味，二姑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她琢磨一会儿，这个成分和这个没有生理缺陷的青年，已经是提起过的几个对象中最好的一位，心里也就基本定下来。她说：“姑，你看行就行吧！”

“甬急。”二姑说，“待我明日到吕家堡暗中打听一下，回来再说，可甬再是个二百五！”

第二天傍晚，二姑汗流浹背地回来了，说：“我实际打问了一程，那家虽然成分稍高点儿，那娃他爸人缘好，德行好，确是个好主户。那娃也不瓜，听说是弟兄仨里顶灵气的的一个……”

四妹子看着二姑高兴的样子，溢于眉眼和言语中的喜气，心里就踏实了几分，羞羞地说：“二姑要是说好，那就好……”

“咱先给刘叔回话，约个见面的日子。”二姑说，“见了面，谈谈话，要是看出他有啥毛病，瓜呆儿或是二愣，再说不愿意也不迟！”

当晚，二姑就把跛子姑夫支使到冯家滩去了，给刘红眼叔叔回话，约定见面的日子。

3

二姑说，头一回跟男方见面，叫作背见。

四妹子这才明白了关中乡村里目下通行的定亲的程序。背见是让男女双方互相看一看，谈一谈，如果双方对对方的长相基本满意，同意定亲，随后就举行正式的见面仪式。因为头一回见面的实际目的只是使双方能够直观地大概了解一下，带有更多的试探的成分，成功的把握性不大，所以，背见时不声张，不待亲朋好友，不许左邻右舍的人来凑热闹，也不管饭招待，只是清茶一杯，香烟一包，悄悄来，悄悄去。时间一般都选择在晚上，以免谈不拢时造成风风雨雨，于男女双方都不好。

背见虽然不声不响，却是顶关键的一步，一旦男女双方都给介绍人说声“愿意”，终身大事就这样定下来了，随后的订婚和结婚的仪式，虽然热闹，终究只是履行一种形式或者说手续罢了。四妹子感到了紧张、压抑，甚至莫名地慌慌张张——和她前来见面的会是怎样一个人呢？

二姑家里弥漫着紧张和神秘的气氛。天擦黑时，二姑早早地安顿一家大小吃罢夜饭，洗了碗，刷了锅，把案板上的油瓶醋瓶擦拭得明光锃亮，给两只暖水瓶里灌满开水，就着手扫了里屋，又扫了前院。从前院到后院，从地上到案板上，全都干净爽气了，一扫平日里满地柴火、鸡屎的邋遢景象。

跛子姑夫从二姑手里接过一张票儿，摸黑到村子里的代销店买回来一盒大雁塔牌香烟，连同剩余的零票儿一齐交给二姑，就坐在木凳上吸旱烟。二姑把零票儿装进口袋，就对姑夫说：“你也要看一眼呀？”那口气是排斥的，很明显，二姑不希望跛子姑夫在这种场合碍手碍脚。跛子姑夫也不在意，憨厚地笑笑，叮嘱二姑说：“我看啥哩！只要四妹子愿意，我看啥哩！虽说婚事讲究自由，但年轻人没经验，你好好给娃把握一下，甭弄得日后吃后悔药，让乡党笑话。就这话，我到饲养场去了。”二姑也意识到事情的分量，诚心诚意对跛子姑夫点点头。姑夫掂着烟袋，低一脚高一脚走到院子里，出街门的时候，沉稳地咳嗽了两声。

姑婆也不甘心被排除在这件重要的事情之外，混浊的眼珠里闪出温柔慈爱的光来，对四妹子叮咛着，像是对自己亲孙女一样说：“娃呀，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不敢马虎。挑女婿，不挑那些油头粉面的二流子，专挑那些实诚牢靠的后生。跟上这号后生过一辈子，稳稳当当，不惹邪事。你仔细看，实诚人和滑滑鱼鱼儿，一眼就能看出来……”四妹子羞涩地笑笑，低下头，心中更加惶惶。一眼怎能辨出实诚人或是滑头鬼吗？

“妈哎！”二姑亲切地喊，又明显地显示出逗笑的口气，“你有这么好的眼头，好呀！今儿黑请你给看看，是实诚人还是滑滑鱼儿……”

“看就看，当我看不来！”姑婆嘞嘞皱纹密麻麻的嘴唇，回头却叫孙子和孙女，“铁旦儿，花儿，跟婆睡觉！没你俩的事，甭蹦来蹦去尽绊搅人！让人家生人见了，说咱家娃娃没规矩……”

铁旦和花儿正蹦得欢，不听姑婆的话。二姑在每人屁股上狠狠

地扇了两下，厉声呵斥：“滚！跟你婆睡去！胡蹦跹啥哩！刚扫净的地，又弄脏了！刚收拾整齐的桌面，又拉乱咧……”姑婆把孙子和孙女牵到里屋火炕上去了。

二姑坐下来，瞅着四妹子的脸，像不认识侄女似的，愣愣地瞅着。四妹子看出，二姑眼里有一种异常沉重，甚至是担心的神色。这种神色，四妹子很少看到过。自到二姑家，这近俩月里，她明显地可以看出，二姑精明强干，早已熟知关中乡村的一切风俗习惯，连说话的口音也变了，夹杂着关中和陕北两地的混合口音。她在这个家庭里完全处于支配者地位。钱在二姑手里攥着，一家人的穿衣和吃饭以及日常用度，统由二姑安排。跛子姑夫一天三晌回家来吃饭，吃罢饭就回饲养场去了，晚上也歇息在那里。姑婆一天牵着两个孙子孙女，像母鸡引护着小鸡，在村子里转，任一切家务和外事，都由二姑去决定，去应酬。二姑已经变成一个精明强干的家庭主妇了，许多事都是干干脆脆，很少有优柔寡断的时候。

二姑压低声儿，对侄女说：“四妹子，今儿黑定你的大事，姑心里扑扑腾腾的，总也搁不稳定。你看，你妈你爸远在山里，把你送到姑这儿，姑想跟谁商量也没法商量。这事要是定下，日后好了坏了，咋办？好了大家都好，坏了我可怎样给你大你妈交代……”

“姑！”四妹子当即说，“我来时，跟俺大俺妈把啥话都说了，不会怨你的。我也不是三岁五岁的鼻涕娃娃，你放心……”

“四妹子！”二姑更加动情地说，“话说到这儿，姑就放心了。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大大方方跟他说话，甬让人家小瞧了咱山里人。那娃我也没见过，你看姑也看，你愿意姑也就愿意，你不愿意姑也不强逼你……”